

6B 梁穎怡 《無言以對》

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情，當時我曾經想力陳己見，最後選擇了沉默。我認為沉重是必要的。

不知大家多久會和自己的長輩吃一次飯？每一天晚上，姥姥準時六時十五分，都會上我們家一同吃飯，茶餘飯後，姥姥總會帶著笑容，彎彎的嘴角與微微上揚的魚尾紋，毫不忌諱的張口大笑，用著那不清楚的北方口音大笑道：「吃了這道菜很久也以爲是香芹，誰知是香蔥呢！」一家人，有哭笑不得的，也有人仰馬翻的，我還以爲姥姥的歡樂，是像皺紋一般，來了便不會走。

今天，爸爸從爺爺家帶來了爺爺親手種的芥菜，我便興奮地跟姥姥說：「姥姥！今天爸從爺爺家拿了你最愛吃的芥菜……」當下句子說到一半，便知大事不妙，因爲姥姥的逆鱗，是爺爺。接著姥姥一言不發，臉霎時變得像鐵青色似的。看到姥姥只吃了不足半碗飯便停下，我便清楚，我闖禍了。

「姥姥，你不要生氣了，是我不對嘛，對不起！」「哼！又不是你的錯，那死光頭現在那麼空閒種菜，當年怎不見他給我的孩子帶過什麼菜？那死老頭現在還未死，肯定是因爲那女人幫他做啥做那的，不用愁自然活得安康吧！我才不稀罕那棵芥菜呢！」姥姥的皺紋比平日更深，眉頭深鎖，發腫的指關節在盛怒下緊握成拳頭。

「不要那麼生氣，我們不吃，不吃就好！」「不！要吃，吃窮他，那虧老頭不能過好活，對我和我的孩子們這樣，對你們也不會好。活該他整天沒能和孫兒吃飯，我真的希望他快點死。『冇眼屎乾淨盲』！」此時我心裡也明白姥姥對當年離婚很生氣，但爺爺一直對我很好，我喜歡喝無糖菊花茶他會給我煮，我氣管不好時他冒險養蜂，爲的只是那一小罐蜜糖；爺爺其實身體不好，還有血壓高和糖尿病這些長期病患，我都清楚。再者，爺爺不再愛姥姥，愛上另一個女人，並不像貪新厭舊，那位阿姨不美，也不纖瘦，亦不年輕，更不吸引，但爺爺仍然堅持，也許我太笨，但他和那位阿姨四十多年，我倒認爲那是真愛。愛錯人，誰也不想，誰也有自由戀愛的權利，我真的很想這樣告訴姥姥。

剎那間，姥姥滴下的一滴淚，讓我頓然沉默了。

一向笑口常開的姥姥竟然哭了。我好像有些明白，她不是那麼的生氣，她實則是非常傷心。即使時間可以沖淡她對爺爺的感情，但那段刻骨銘心的痛苦回憶，亦在她心上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。我的愚蠢與怯懦讓我一直無法面對事實：姥姥的笑容背後，深藏著那段淪陷時期，咬著樹皮吞下去的堅忍，以及同時帶大五個孩子及一個殘疾弟弟的辛酸。

我不可能明白她的怒，因為我未曾嘗過她的痛。我沒資格，亦不應該評論。我能做的只有沉默，凝視著那難以釋懷的婦人，堅守著僅餘的自尊去面對無法控制而湧上心頭的回憶。

我不應該說什麼，我應沉默。若我不沉默，以那完好無缺的高姿態去指責她，那是不人道。若我不沉默，附和著她，那是虛偽玩弄她僅有的自尊。若我不沉默，我無法給予她那一點點的抒發機會，那是不孝。我沉默，不單是我對這樣啜泣的姥姥不知所措，更是對那想把現代愛情觀強行置於那背負著舊時代傷痕的婦人的我，感到羞愧。我沉默，是因為我那片面之心與那刻姥姥心上回憶的深度，實在不可同日而語，令我明白到自己的不智。我不得不沉默，因為我沒有把握能讓姥姥的傷口癒合，面對那時代劃下的疤，我們都無能為力。我不得不沉默，因為我不能想像姥姥隻身一人，一邊照顧哭喊的嬰兒，自己也一邊哭喊的身影，以及勤勞工作至指關節變形腫大，獨個兒塗藥的悲苦。

我必須要沉默，因為任誰也沒有資格去說什麼，那種傷痛亦很沉默，深藏心中，不曾表露，亦不曾遺忘。